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程龝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三

吳江朱鶴齡撰

王

王應麟曰范甯穀梁序云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則降

王于國風非孔子也○鄭樵曰七月西周之風黍離東周之風也世謂黍離降為國風此說不然西伯尊為文王矣周南何以不升為雅魯且有頌矣豳風何以不遂雅頌之夫風固詩樂之名王風之為風以音節命也非貶為風也周雖衰春秋紀事必尊之曰天王豈于詩而獨肆然貶哉○陳啟源曰舊說以為國風風雅頌分屬天子諸侯竊謂風雅頌者聲音之節固有定體諸侯得以用雅頌而不

得作雅頌若夫天子之詩則兼風雅頌而有之何則風者民俗歌謠之辭天子畿內之民何獨無歌謠乎想當時太史亦採之特未必可入樂耳是以二南為文王之風而名伯甘棠則武王以後之風也豳詩本成王時之風特名之為豳以從其始云爾然則自文武以至厲宣代皆有王風但有存有不存非謂直至平王始有王風也緣東遷以後既無周公名公聖人之徒為作正雅而又無賢人君

子如家父蘇公衛武公召穆公之輩作為變雅以表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則雅詩遂以廢而獨有悼時之士傷亂之民本其怨怒哀思之情形為咏歌嗟歎之語雖黍離作于行役大夫亦僅可謂之風而不可謂之雅耳蓋有雅詩則風多逸無雅詩則風獨存所以平王而後有王風也若謂降為國風豈風雅曾無一定之體而可以意為升降且夫子安得以天子之詩而降之于侯國之

列耶是不可不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傳彼彼宗廟宫室箋宗廟宫室毁壞其地徧為禾黍許氏曰黍稷稍相類但黍黄而稷黑黍小而稷大朱子觧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似稷而小穗黄色稷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如此庶得其實陳啟源曰陶貞白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殆祖之然此乃今之蘆粟非黍也今北土自有黍苗似茅高可二丈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黄色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黍之不粘者為稷顔師古注急就篇言黍似粢而粘粢即稷也黍稷相類但性有粘疏之别俗通呼黍子

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

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咽讀於悉反音壹）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劉瑾曰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正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

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之怨有所歸矣

稷言苗言穗言實劉元城^安世^所謂往來非一見也或

以彼黍只云離離乃變文叶韻不知離離垂也自秀

至實皆可言之○桃夭因葉以及花因花以及實所

見非一女也此詩因稷之苗以及穗因穗以及實所

過非一時也楊用修謂一日所賦譏元城說為固殆

不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讀音資○何楷曰不知其期計時也不知何時可以竣事也曷至哉計地也并其所至之處亦不能知也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埤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曰羊牛者序其歸之先後也下來讀音釐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何楷曰禮記注括猶結也挈也蓋以繩繫之挈而來歸曰下括太元經四馬就括義同此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呂記考經文未見思其危難之意

依序說則君子是稱其僚友朱傳作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

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曾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杕杜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葢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而發于序

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先王之治何由可復見乎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董氏曰陽陽者氣充于內色貌不枯也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簧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疏房中謂路寢之下室小寢也小寢以燕則樂奏于小寢之中矣房中之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按集傳房東房也是指大夫言與注疏異李氏曰國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又朱子云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于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陳啟源曰或據儀禮房中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合樂今詩云執簧執翿則樂舞備矣疑非房中而

云房在路寢引顧命東房西房為證愚按燕禮注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此但指后夫人侍御于君子女史諷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衆聲並作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然則執簧執翿安見非房中樂哉

其樂音洛只音止且音疽○嚴緝君子之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音桃○顧氏考軼曰翿方言翿幢翳也楚曰翿關東西皆曰幢右招我由敖音翺○由敖無的解鄭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錢氏曰敖遊也因謂遊處為敖猶周禮之囿遊也其樂只且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去聲害而已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蘇傳君子以賤為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輔氏曰古之樂官非甚賤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官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

此詩之序最當鄭箋亦有發明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改為婦人美其夫又謂即前篇君子之婦則鑿矣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大木析之曰薪○傳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以興平王政教煩急而令不行于下民按說文揚飛舉也集傳解作悠揚與古義正相反以為平王微弱之比則集傳解得之彼其音記之子按鄭箋云彼其之子思其鄉里之處者廬陵賴濱俱云此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總是行役不均之嘆朱傳謂指其室家如果室家不當以彼其之子目之古未有攜其室家而從軍者戍人亦不當以此為怨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叢木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集傳甫國不知所在按甫即呂也唐世系表云宣王時改呂為甫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受封括地志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毛云水草鄭云蒲柳集傳從鄭嚴緝楚小于薪蒲輕于楚至不流束蒲則弱之甚矣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往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以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使畿甸之民遠為戍守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之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此平王不共戴天之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以此歟此據吕記所引與集傳不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喻王室政衰不能名發諸侯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不得代也此程子說申為平王母家甫許皆母族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

伐之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與愛太子必可知也竹書紀年云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故太子宜臼于申然則平王戍此三國蓋皆以助己而德之耳孔氏謂甫許皆姜姓故併言之實不戍此二國不然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音推○蓷即益母草故以興女子暵音罕其乾矣有女仳音痞離嘅音慨其嘆平聲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

暵其修讀式竹反音束矣有女仳離條何楷曰條猶長也漢郊祀歌聲氣遠條其歗讀悉六反音肅釋文云歗籀文嘯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音拙○詩詁啜泣而縮氣也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按本草茺蔚子益母草一名茺蔚生海濵池澤其性宜溼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以興夫婦樂歲則能相

保凶年則至相棄也此程子說暵其修矣言修長者亦為所暵也暵其溼矣言雖生于溼者亦不免也此潁濱說三章次第如此毛傳陸草傷水鄭箋始溼中修終乾之說都失之拗斷應從朱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曾氏范氏說見集傳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讀善禾反音譌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讀良何反音羅尚何楷曰尚說文云曾也庶幾也尚無為之尚當從曾解尚寐之尚當從庶幾解寐無吪音蛾○徐鍇曰吪字從口入寐既覺必有聲氣○有兎爰爰雉

離于罦音孚讀步廟反音票古考反音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讀一笑反音要尚寐無覺音教○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考爾雅罦罿本一物詩何以兩言之釋文以翻車大網解罦或罦大而罿小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黃震曰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吪無覺無聰付理亂于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左傳桓王即位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奔祝聃射王中肩

呂記此詩即所見為比兎之狡以比諸侯雉則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何楷曰繻葛之戰蔡衛陳三國先奔王師遂敗作詩者以兎比列國之卒以雉比王師或以兎喻鄭人未是○此詩必作于繻葛之後不然何其詞之深悲極怨如此乎蘇傳引或云羅所以取兎也兎之狡則脱矣而雉之介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則逝矣而為之繼者則受之非其所為而身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此説雖不合序却有理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音壘○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芘蔭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即此詩起興之意在河之滸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涘水厓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音米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音以○嚴緝亦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爾雅夷上灑下曰漘灑猶洗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齧入若脣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王志長曰母之所以為母昆之所以為昆皆由于父苟謂他人父則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不待言矣故曰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李氏曰亦莫我聞不與我相聞知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剌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謐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亦作桓王

王志長曰平王勞民戍申因有揚之水之刺其于母族過厚矣惟宜薄者厚則宜厚者薄親疎倒置故王族刺之○葛藟枝蔓連屬有宗族之義焉夫葛藟必生山谷丘野之間緜延草木條枚之上今生于水厓則非其地以興宗族之失其所依也此東萊說下乃言王

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

王哉朱子解作流民適異鄉呼他人為父母與興意

殊不關切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讀疎鳩反音修○蕭荻蒿也似白蒿科生多者數十莖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呂記毛傳蕭為絺綌蕭共祭祀艾以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兮一日不見如三

歲本與艾叶兮

序采葛懼讒也

傳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則懼讒呂記所謂事雖小葢連采葛采蕭采艾言之鄭箋所分殊失傳意○歐陽義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言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疎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曰積毀銷骨采葛之義如是而已郝敬曰讒口傷人

多秉間而入趙高蠱二世人不得見而後鹿馬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桀之譖入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朱子改為淫奔之詩失之千里○唐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古說為得情東發云晦菴新說仍從古注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尺鋭反音脆 按箋疏皆引毳冕毳畫于衣者三章繡于裳者二章畫以宗彝為首宗彝即虎蜼毳者虎蜼毛也畫繡皆具五色其青者如菼其赤者如璊二章各舉其一耳埤雅疑毳冕非

所以聽訟季彭山馮嗣宗皆云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為之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為之陳啟源曰季說似是而非毛布者褐也此賤服大夫安得服之竊思大夫爵命之數舉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借以指目其人毳冕仍當如古說但不必云服之以聽訟耳

如菼吐敢反音毯○菼蘆始生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哼哼音吞毳衣如璊音門○璊玉赤色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讀戶橘反音聿古音考音緎○疏檀弓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同穴者周公以後之事呂記古所謂合葬同其兆而已非必同坎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吕記此詩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葢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時而已王氏曰序所謂周大夫者卿也故服毳冕周禮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聞車聲而恐睹毳衣而懼見古大夫能聽男女之訟也末章言古大夫能使男女有禮其生死信誓之言皎然如此而今之大夫則聽訟之未能

是以為刺也刺之之意全在言外朱子謂周衰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則直以為當時之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古男女守禮之正即葛生百歳之後歸于其居意若如朱傳解生既不得相奔以同室矣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耶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音槍其來施施讀如蛇○嚴緝庶其施施然舒行以從我乎即白駒所謂伊人于焉逍遥之意○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嚴緝猶杕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愛而欲食之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讀為几○嚴緝貽我佩玖欲其貽我以善道也張衡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詞原于國風也○王志長曰施施擬其始來之狀也來食則已致其授餐之誠貽我佩玖則賢者肯以善道惠我即白駒以金玉之音望之伊人者意漸深而思漸切也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序云思賢不指賢為何人毛氏則云留大夫氏子嗟

字也又云子國子嗟父歐陽氏云子嗟子國從無證據下章之子復是何人若泛言留氏皆賢而皆被棄則尤不可信此蓋賢人退處丘壑藝植為生國人歎其身留于彼而不見用故庶幾其來耳愚按留作羈留之留朱子本之義亦無害然考留本古邑名後人以為姓名物疏云說文有鐂而無劉疑留即劉也此詩所詠當為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非彭城之劉也當時必實有所謂留子者隱居丘中之地若夫子嗟之為字歟子國之為子

嗟父之子之即前二人歟則固無從而考矣朱子必坐以淫奔是何留氏之子人盡夫也地理志云周人之俗纖嗇而治生黍離以下大抵迫蹙憂傷之辭其風決非鄭衛之比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嚴緝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書皆以為風土之習使然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

誣矣○按國語鄭桓公從史伯言寄帑賄于虢鄶而謀取其十邑武公隨平王東遷遂取之公羊傳云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是為新鄭由其先得國不以正故再傳之後爭奪不休而其音亦好濫淫志多女惑男之詩然則風化之原其可不謹哉○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何以知其為周初太師之次序邶鄘之存其名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

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于太師而列于諸國之先者鄭在王畿之内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緇衣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疏古天子宮内卿士各立曹司以治事是之謂館如今朝堂諸曹之處也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讀祥倫反音嚼古音考音芍○韓詩云蓆儲也說文云廣多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粲兮鄒忠胤曰敝字還字俱宜稍斷擇兮倡予和女倡字懿戒辟爾為德辟字亦然又有宜兩字稍斷者如泉水之不瑕有害葛生之誰與獨處是也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武公父桓公

黃震曰明善善之功費解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亦就其文為說耳

呂記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若鄭人所作

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記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按諸侯入為天子卿士皆受館受采禄序所謂國人宜之即周人耳平王東遷武公有迎立之功周人德之深故其情見乎辭如此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音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音哲我樹杞柳屬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讀為米○疏于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故于母連言之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讀於非反音威古音考云畏威古通用也○將仲子兮無踰我

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讀為荒○傳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音蔡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左傳隱元年

傳仲子祭仲也疏皆陳莊公拒仲之辭○蘇傳莊公

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序乃云小不忍以致大亂夫莊公豈不忍者哉呂記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寺人僚相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拒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而不得已于姜氏也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于公族國人之議未嘗忘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范淳夫說大叔于田意亦同

按叔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矣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知之矣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為公之拒仲以婉諷之意欲公申繹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悟卒以養成其惡也雖然莊公豈真欲殺段者哉祭仲諫京城不度而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其始特重違母意處之大邑迨夫叔寖强盛不得不以同氣為敵國伐京克鄢勢迫使然爾是故春秋傳所云處心積慮志成乎殺者究其末也垂戒之言也詩序所云小

不忍以致大亂者原其初也平情之論也蘇呂云云益據春秋家說從而為之辭○王志長曰詩辭極似婦人語氣所以鄭漁仲作淫奔之辭益為鄭聲淫一語所誤○陳啓源曰左氏傳春秋于隱元年鄭伯克段云譏失教也持論甚平將仲子詩序亦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罪案者當以傳序之言為正公穀二傳始謂春秋甚鄭伯大鄭伯之惡以為莊公有意養成弟惡

陷之于死夫公穀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為殺彼特據傳聞以為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讀如陳）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讀許厚反音吼古音考音丑）○叔適野（叶音墅）巷無服馬（叶音姥）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

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疏國人注心于段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嚴緝此不過京邑之黨媚叔而從之耳後序謂國人悅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又曰叔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去聲馬讀如姆○何楷曰凡物四數者皆名乘故四馬曰乘四雁曰乘四矢曰乘又田制四丘曰乘執轡如組解見邶風兩驂如舞董氏曰此即五御之法所謂舞交衢者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服馬制于衢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叔在藪火烈具舉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襢袒同裼暴虎獻于公所將音槍叔無狃讀女古反音紐戒其傷女音汝○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言為衆馬之最良兩驂雁行音杭○疏兩驂與服其首差退如雁行之有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陳第云彼其之子或作忌忌通作記表記注云語辭又良御音迓

忌抑磬騁馬控止馬忌抑縱放矢送送矢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集傳舍拔曰縱覆彇曰送按舍拔見秦風彇弓弰也廣韻注彇弓弭弭弓末忌○叔于田乘乘鴇當作鴇鳥驄也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箋如左右手之相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左傳公徒執冰而踞掤即冰也服虔云冰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則舉掤以開筩既用則納矢筩中釋下掤以覆筩忌抑鬯本作韔說文云弓衣弓讀姑弘反忌箋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畢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傳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則失之矣

嚴緝左傳公子呂曰厚將得衆謂段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序祖其説以為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心也吕記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叔段之輕揚麄猛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未得莊公之情也哉○二詩詞若美段意在諷公郝仲輿云凡詩諷刺不在多言前篇言巷與羣小狎可知此篇言襢裼暴虎粗豪不檢可知莊

公知之而不禁則是陷弟于惡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清邑注疏未詳考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清陽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南流即故清人城也本鄭地今屬開封府在彭讀普郎反音滂古音考音傍駟介旁旁讀補岡反古音考音滂○釋文王肅云彭彭强貌二矛酋矛夷矛重平聲英讀於郎反音央○疏魯頌說矛之飾曰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曰重英也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音標○武貌二矛重喬疏釋詁云喬高也矛建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云重喬也○陳啓源曰重英重喬解者紛紛英云絲纓喬云懸羽此孔疏

之説也英以朱羽為矛飾矛上勾曰喬以懸英者此朱傳之説也按重英傳云英英飾而已並不言何物為飾箋無解意亦同傳矣孔疏絲纏之解見于閟宮篇然彼文亦云蓋以存疑是絲纏本無的據也至重喬之為懸羽孔通箋意而已不以為然故以高訓喬以二矛最高復有等級訓重喬此解當矣朱傳朱羽之説始于王氏之用鄭箋然箋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孔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然則懸羽乃漢制朱傳以朱羽解英以懸英解喬是合英喬為一事而以漢制為周制矣至矛上勾曰喬古無此訓也馮嗣宗云蓋緣爾雅木上勾曰喬之語推類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以釋器乎合此諸説觀之其得失可見

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 讀如胄○疏彭消軸皆河上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應不甚相遠

駟介陶陶 讀徒候反音豆釋文徒報反音檮

左旋右抽 讀敕

救反音臭○旋旋車也抽毛云抽矢以射鄭云抽刃

中軍作好

讀許候反音釁按陶從釋文音則好讀虛到切陶叶好為一韻軸叶抽隔句又為一韻不必拘上二章例也古音考軸陶俱音由抽讀如字好音休存之備考○居中軍為容好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事見左傳

疏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故作詩以刺文公朱子曰此序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何據

何楷曰是時狄人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禦河上為克者當枕戈茇舍不遑寧處而乃盛其軍容嬉遊自若使狄人一旦軼境何以禦之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非人觀此詩可見舊注但以師久不名為言失其旨矣

清人作于文公時文公屬公之子也毛詩編在蘀兮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諸詩皆序所命為刺忽者不宜越次如是故知詩之錯簡甚多

清人三章章四句胡氏說見集傳

羔裘如濡音儒洵直且侯讀洪孤反音胡楊慎曰史匈奴傳胡王作侯王侯元有胡音今以喉嚨為咽嚨可驗○按侯字毛鄭訓君疏云言有人君之度釋文引韓詩訓美也美義較順集傳從之然云毛順而美復說羔裘于義未安解下章孔武句尤費力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釋文王肅云舍受也王志長曰舍命猶易訟九四所謂即命也不渝音俞○羔裘豹飾孔武有

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程子曰三英若素絲五紽之類乃衣服制度之節范氏曰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粲兮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故粲然光明按每章第二句皆言美德末章獨言裘飾益變文耳毛鄭以洪範三德訓之豈可通彼其之子邦之彦讀如雁兮

序羔裘刺朝音潮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箋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直之臣故刺之○辯說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以此詩為言古刺今詳詩意恐未必然集傳作美其大夫之辭按詩所稱彼

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本郝仲輿說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彡上聲執子之袪音區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音咎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音讎兮不寁好讀許口反音吼也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呂記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所任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哉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嚴緝不寁故不寁好言不可倉卒于故舊謂棄之速也不言其惡公而言其惡我婉辭也言故舊蓋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耳漢申公白公强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

亦比意

此詩即難定為莊公之詩而繫思舊好情詞藹然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改為淫婦見棄挽其人而留之益據鄭聲淫一語以概鄭風諸篇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楊慎郝敬俱云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如此詩志本思望君子而其辭輕儇乃似出自婦人之口所謂鄭音好濫淫志益風氣使然安得以其辭故遂命為淫詩乎朱子又引宋玉

賦遵大路兮摻子袪之句為證不知宋玉好色賦本出寓言屈宋騷賦言男女之事者多矣豈可盡以淫辭斥之乎○陳啓源曰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者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于刑言淫于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解淫過之淫為淫欲之淫故盡反小序諸

說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啟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讀居何反音歌之與子宜讀如俄○内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讀如簍古音考音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讀如吼集傳以此章為婦語其夫何楷曰此章承上翺翔二句皆其夫之語下章乃婦答其夫也亦通○知子之來讀如㧞之雜佩集傳引玉佩詳矣但于雜字未協呂氏說得之按古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見内則以贈讀如

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悦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嚴緝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取友其好德而不淫于色也○辯說以詩中未見陳古刺今故集傳云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然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不賢者與序意亦不相悖也二章三

章五子字毛鄭俱云賔客甚謬朱子即指其夫方順

亦本之永叔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傳親迎同車疏引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顔如舜華○讀如𦟜壻揖婦出門舜說文作䑞即木槿也疏云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爾雅入草中李時珍曰花小而豔或白或粉紅湖南北人多植為籬障一名藩籬草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上林賦妖冶閑都○嚴緝舊說以有女即齊女其文重複彼乃别指之辭言同車之女雖美豈若孟姜之尤美哉○有女同行叶音杭○傳行行道也箋女始乗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顔如舜

英讀如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音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忽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疏如左傳文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後敗戎師復欲以他女妻之此言齊女賢而不娶非文姜也他女當幼于文姜而經云孟姜者猶桑中刺奔曰孟姜孟弋孟庸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

辯說此詩未必為忽而作疑亦淫奔之詩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為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也序乃云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何楷曰彼美孟姜明言齊女事與左傳合而朱子以為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稱善豈有淫奔之詩而可登之燕饗者哉○愚按昭公失國罪在祭仲春秋

書鄭忽出奔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皆無貶辭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因宋人之援憪然稱兵奪嫡苟忽有齊助何至于此故閔惜而追歎之非真刺也猶叔于田二章盛稱叔段才藝之美非真美也章夢易曰此詩只如後人美女篇耳有女同車乃二女同車非已與之同車也將翺將翔下車而遊遨也彼美孟姜又于同車中指其尤美者都是體態閑雅德音則善其音吐猶子建賦所云吹氣如蘭也咏美人而深致其慕悅之意詩賦如此者多矣目以淫奔不亦枉乎

陳啟源曰按左傳忽兩為君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

是年九月奔衛繼以桓十六年六月歸十七年冬遇弑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為作于前立時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為作于後立時令合之鄭事殆不謬忽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于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世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于外援也忽之歸而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于内也使忽能甄

別賢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内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于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于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小木隰有荷華讀如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音疽○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游龍詳集傳今水葓草也其枝幹樛曲著土處便有根如龍故名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所美之人實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范氏曰山不但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紅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今昭公之朝止見狂狡焉其暗于知人可知矣○嚴緝扶蘇無名之小木也游龍放縱之凡草也荷華與扶蘇不類喬松與游龍不類見君子

小人本不難辨忽暗于知人故所美之人非真美也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若專主美貌與狂且狡童意不協○陳啓源曰扶蘇喬松皆木也宜于山荷華游龍皆草也宜于隰反興昭公用人高下大小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為用臣失所次章之興為養臣失所鑿而迂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則鄭說為是毛以狂狡目昭

公失之矣鄭氏解興意太穿鑿益泥序而失之朱子謂扶蘇以下四詩皆男女戲謔之辭又排序而失之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音託○疏落葉謂之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子和去聲讀戶圭反音回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子要平聲女呂記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言君臣不相倡和

何楷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言忽之必為突所逐猶

蘀之必為風所吹也叔兮伯兮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嚴本緝○陳啟源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以為君謂臣之辭言倡者當是予和者則是女也鄭以為羣臣相謂之辭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毛義合序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張氏曰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

立之正故爾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箋不與賢者謀國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傳不與賢者共食禄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息安息也兮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謂祭仲

呂記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夫疏其可親親其可疏斯其所以亡也○辯

說昭公嘗君鄭國矣不幸失國豈可遽以狡童目之且昭公為人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况序于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此篇又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說尤舛矣○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為君也不以忽為君故詩人目為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為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為高渠彌所弑中間不

書鄭伯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益為篡國者左袒也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為淫女所作則其失殆又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弒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為刺也狂且狡童益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為微子作曰彼

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于擬忽矣朱子又謂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剌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髙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别都而不能討外無强援内無良輔以至于亡則固多可剌之道矣聖人録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

嚴緝忽昧于用人非狂則狡此詩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為告忽言之故斥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彼

者薄之子者親之也如此解則抑揚分明舊說狡童與子俱指忽言非也此說極有理東發亦取之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蘇傳言我恐他人之先子也激之狂童之狂也且音疽○子惠思我褰裳涉洧音委讀于已反以音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疏狂童謂突也春秋桓十五年忽復歸于鄭突居鄭之櫟邑其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云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為簒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愚按鄭忽謚昭而突謚厲則國人之不與突亦可見矣

歐陽義言大國恵然念我欲討正我鄭國之亂則褰裳溱洧非道遠而難至也如不我思則諸侯衆矣豈不更望之他人乎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爾○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意正與序合可證古說相承如此朱子作淫奔解語似近而意則離

嚴緝鄭人始作𮒀兮望大夫相與維持之旣無其人則又作褰裳褰裳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益惓惓于忽也王道旣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巳焉霸圖之所以興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音風○傳丰豐滿也兮俟我乎巷讀胡貢反音閧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齊還箋昌佼好貌兮俟我乎堂疏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室

兮悔予不將程子曰將迎也男俟我于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兮○衣去聲錦褧衣裳錦褧裳箋褧禪也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太著庶人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疏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紂又作緇絅緣也博雅云蔽膝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音杭○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疏男親迎而女不隨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殆即此類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茹音如藘音閭○傳茅蒐也即今茜草陸璣疏一名地血在阪○音反阪是高阜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箋栗人啗食而甘故女以自喻有踐伐柯傳踐行列貌

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蘇傳栗女贄也東門之栗固有取之為贄以踐室家之約者我豈不欲往汝家以行此禮哉無如子之不我就何爾上章思之而未得見此章思之切而冀其亟來也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集傳用序說楊旭曰此思賢之詩序云刺亂謂因亂而賢人隱也男女云云恐是漢人妄益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讀如雞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范氏曰如晦又甚于瀟瀟而雞鳴終不失其期所以

為不改其度

嚴緝世亂俗敗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陸機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正用序意○陳啟源曰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已之道止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稍貶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心矯俗亦非君子也故序云不改其度焉

按辨說謂詩辭輕佻狎昵不類思君子改為淫女于

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此詩音節風雅中多有之何獨于鄭風而目為輕佻狎昵耶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疏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疏云學樂學詩皆是聲音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箋嗣續也責其不傳聲問我集傳從鄭○青青子佩玉佩以青色為組綬疏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毛引作青組綬者毛讀禮記作青其本與鄭異也悠悠我思叶音西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讀如釐○佻兮達音獺傳佻達往來相見貌程子曰佻

輕躍也達放恣也集傳從程 兮在城闕城樓也疏釋宫云觀謂之闕此言城之上别有高闕非宫闕也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疏廢言廢學問

箋士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程子曰學校不修學者廢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悠悠我思至于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士之于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范氏曰鄭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

廢之由也此詩之義最為明白朱子例作淫奔殆不可解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上聲兄弟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音誑按迋本音旺訓往也借同誑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箋二人謂我身與忽曹氏曰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死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但相殘者多相助者少耳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箋爲此詩者忽之同姓臣也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見呂記蓋朱子初說○郝敬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亹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寧歲詩所以謂之

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楷曰鄭突奪嫡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于被弑外不聞隣國之援内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槩朱傳改為淫者相會之詞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葢親之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疏縞細繒也薄繒不染故色白衣綦音其巾疏顧命四人綦弁注青黑白綦此詩毛傳及說文云綦綦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如艾草顧命以為弁此以為巾故青色小別耳巾佩巾即紛帨聊樂我員音云○出其闉音因闍音都○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城者謂之闉闍訓城臺似即今之門樓有女如荼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按如荼與如雲同意皆言女之美耳不必如毛云喪服既云閔亂何暇稱揚美麗當如箋說雲言其從風無定荼言其飛行無常可耳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疽縞衣茹藘鄭云茅蒐染巾是以茜草染絳色為巾聊可與娛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疏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雍糾殺祭仲仲覺殺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弥弒忽立公子亹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公子儀于陳而立之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五爭也事見左傳

曾氏曰岷以華落色衰而相背棄谷風以淫于新昬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所以為閔亂

聊樂我員聊可與娛兵戈散亂之後以得免孤曠為

幸也序云思保室家與經末二語本合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絶則非聊樂聊娯之義矣朱傳以為惡淫奔者而作亦可從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音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音械逅音候相遇適我願上聲兮○

○嚴緝以綢繆詩見此邂逅證此詩云邂逅正言昏姻不是淫奔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嚴緝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呂記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詩人借男女邂逅以比君子遇主故子太叔賦此詩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言太叔喜于相遇故已受其惠又子蓋賦此詩韓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言君子相遇已所望也如但作男女

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則其詞媟矣何以觀志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音間。陳藏器本草蕳草生澤畔婦人和油澤頭一名澤蘭盛弘之荆川記云都梁山下有水清淺生蘭草因名都梁香樂府迷迭艾蒳都梁香即此也李時珍云今名省頭草。采蘭毛無明文集傳以為上巳祓除蓋本韓詩之說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疽且往觀乎洧之外鄧元錫曰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西北來注之是溱已為洧所有故不必言溱也洵訏音吁。大也。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釋文韓詩云勺藥離草也言相離别贈此草也陳啓源曰勺藥

毛云香草陸璣以為非今之芍藥惟埤雅直以今芍藥當之吕記又加辯證謂陸璣泥香草之言徒求香于柯葉置其花不論朱傳嚴緝皆言花但芍藥孟夏方開恐上巳時未得以其花相贈朱傳云三月開花豈閩中地暖故獨早歟○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鄭云將大也集傳云當作相謔贈之以勺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詩人暴其事以刺如衛之桑中云爾非奔者自叙之

辭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齊

嚴緝樂記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郝敬曰魯既升為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夫子葢微之也○鄧元錫曰齊其有逸詩乎三代之遺音未識也季札所謂泱泱

大風不知何據而云使未有逸詩太公之風斯下矣

○按古稱齊音柔緩故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班固曰齊詩如還如著此亦其舒緩之體今不知柔緩者何謂豈以音節言之耶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輔氏曰首章疑于耳讀謨郎反音芒也二章疑于目也季本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進之辭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辭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讀莫滕反音氓古音考音民會且歸矣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

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無庶予子憎音增○曾氏曰無庶
侯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禮無庶予子憎無
憎予與子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與鄭風雞鳴詩同義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曰奏則必有詩矣師乙亦云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豈即此詩歟

或曰初告言非但雞鳴亦有蒼蠅之聲以蠅飛則天將曙也次告月當作日之說此朱傳言非但東方之明日出且有光以人君日出而視朝也三告則其辭愈迫皆所以速君之起○陳啟源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為警戒之辭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傳云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以為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告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亦一時語非兩告不起至

蟲飛時又促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音嶢之間兮並驅王氏曰並驅則遭我者非一人而已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音懁兮○子之茂曹氏曰茂謂才藝之美茂也兮遭我乎峱之道讀如鈕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讀如吼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章濟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辭不加一語刺之之意隱然言外○吕記齊之遊畋成俗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揚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于功利者深矣豈一朝一夕所能返哉○鄧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同宁乎而充耳充耳即瑱懸之者曰紞紞以雜采線織成故有素有青有黃其色不同鄭云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朱氏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以素乎而尚疏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之以瓊華讀如敷。箋瓊華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陳啟源曰紞即今之條繩纊所以縛瑱而屬于紞以黃綿為之漢書黈纊充耳黈黃綿也集傳未詳乎而〇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〇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讀如央乎而釋文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瓊華瓊瑩瓊英皆玉石光色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呂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音訝輪壻乃先歸俟于大門之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壻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按此解甚明如鄭氏說則著庭堂皆在嫁者之家正

與序反

此詩人託為新婦之言以刺失禮按著乃朝内之位人君所宁立處又充耳惟冕服有之士弁則否周禮弁師惟五冕云玉瑱序云刺時葢為當時諸侯以下皆廢親迎之禮毛傳以充耳瓊華為士服失之矣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音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

闥兮履我發兮暮則躡我之跡而去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只因其時以起興毛鄭分君臣解支離甚矣歐陽義以日月喻妹子顔色美盛亦有致本之韓詩薛君章句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彷彿若輕雲之蔽月皆此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讀如芒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讀典因反音敦古音考音真之自公令之○

折音哲柳樊圃狂夫瞿瞿音句不能辰夜傳辰時也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于朝疏挈壺氏不言告時于朝周禮告時乃春官雞人之職毛言挈壺告時者葢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不夙則莫音慕○程子曰柳柔脆之木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朱子解本此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箋號令猶名呼也周禮挈壺氏掌漏刻者疏壺盛水器挈者懸係之名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

程子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何楷曰按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管子亦云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鮑相謂曰君亂甚必失國二書云無常即序所謂無節者此詩之作當在襄公時

陳啟源曰東方未明東方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

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相備故序云刺無節蓋太早太晚兼之不然與警雞鳴問庭燎者何殊而以為刺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于齊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季本曰夏葛屨冬皮屨周禮屨人注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之五等每屨皆二隻故言五兩兩亦雙也冠緌音蕤雙讀所終反音菘○按緌冠係之下垂者必雙方可結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

者呂記貴賤各有偶也屨與屨為偶雖五兩之多各有偶冠緌之雙自為偶也襄公文姜非其偶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音宗其畝嚴緝齊民要術云種麻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去聲妻如之何必告音谷父母音某○考左傳魯惠公生桓公而薨桓母仲子以隱二年卒桓三年文姜乃歸魯是娶姜時桓無父母也此言必告父母者箋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曰告桓公雖無父母不得謂之不告也既曰告止曷又鞠王志長曰毛訓鞠為窮謂窮極其邪意也東萊訓鞠為養謂養其奸而至于極也故下章云曷又極止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窮極其欲止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左傳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疏上二章刺襄公淫其妹下二章刺魯桓公縱恣文姜序主刺襄公故不及魯桓耳○何楷曰考左傳桓三年文姜歸魯桓公自與齊侯為嬴之會而成昏是桓娶姜時既無父母又不由媒妁下二章云必告父

毋匪媒不得𫎇反言之以微致其意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音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嚴緝驕驕桀桀皆由人力不足致莠草之長茂有驕縱桀傲之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讀如𨩩兮總角丱音慣讀古縣反音絹○傳總角聚兩髦也疏總聚其髦以為兩角兮未幾上聲見兮突而弁兮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辯說云未見其為襄公之時愚按左傳襄公即位之四年師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子儀十二年降郕其年遂遇弑其不修德而求諸侯可以槩見何必疑之

蘇傳田甫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夫欲得諸侯而求之此失諸侯之道也彼總角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

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將焉往○按末章疑是欲速而求大功之諭如舊解吾不謂然以語氣不類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盧重（平聲）環其人美且鬈（音權）○說文鬈髮好貌○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楊旭曰偲說文倉才切音猜本訓强力也讀詩記從之集傳音鰓訓多鬚貌與上章鬈字意重出○按朱傳音本左傳于思于思然不如說文為正）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今焉

按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序以此詩刺襄公可信　何楷曰襄公荒于田國人賦此以風之鬈與偲明是見其人之狀貌非陳古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讀五倫反音矜古音考云鰥矜古通用○鰥魚未詳孔叢子衛人釣

于河得鯤魚焉其大盈車是大魚也吳任臣曰山海經鰄魚即鰼魚一名鯤魚李時珍曰鰄敢也其性獨行故曰鰥魚

齊子歸止其從去聲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序

○鱮今鰱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音委

○疏唯唯魚行相從之貌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三章皆惡魯桓以刺文姜也朱傳作刺莊公不然郝敬曰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帷薄不修

之比也莊公于文姜為子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笱可制魚夫不能制其妻則固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陳啟源曰女子于歸曰歸歸寧曰歸大歸曰歸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之末年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言大歸則此詩歸止定是歸魯注疏指初嫁時言當矣但文姜淫行于歸時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即殞于彭生之手何自而防閑之

而詩以為刺哉嘗考桓公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討之故汲汲婚齊以固其位覬其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此可見已文姜復為僖公愛女于其嫁也親送于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皆可知桓公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内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于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敝也不敝于彭生乘公之日而敝于子翬逆女之時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于如齊刺之而于歸魯刺之旨深哉

集傳以為刺歸齊既失考證意味亦短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音粕○薄薄疾驅聲簟茀朱鞹音廓○疏用方文竹簟以為車後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讀祥龠反音爵古音考音芍○乘夜而行曰發夕未解近拙○四驪音離○馬黑色濟濟上聲垂轡濔濔音你○衆也○魯道有蕩齊子豈音愷弟嚴緝此言豈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汶水湯湯音傷○疏汶北是魯地襄公當入魯境會文姜于此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行人彭彭音邦○多貌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音標。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左傳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春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

王志長曰曰豈弟曰翱翔則徜徉自得并慙沮之意而無之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儦儦則禽獸之事公然與衆人徵逐爲之矣序所云播其惡于萬民也○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疾發會之箋疏解同集

傳作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非是以經云簟茀朱鞹簟茀乃諸侯車飾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音伊）嗟昌兮頎而長（疏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若揚兮（抑而揚言高下有節嫺于容止也）美目揚（疏美目揚兮目揚皆美傳解揚為眉益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集傳則云目之動）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傳目上曰名集傳名猶稱也辨詳考異）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音石）侯不出正（音征○傳二尺曰正疏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又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黠捷者射之

難中故以中為儁兮展我甥兮○猗嗟孌讀音鍊兮清揚目清眉揚婉讀許願反音絢兮舞則選去聲○箋選謂于倫等最上也兮射則貫讀扃縣反音眷兮四矢反讀孚絢反音變古音考讀去聲○四矢乘矢也儀禮司射搢三而挾一个射禮一發四矢謂之井儀鄭云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王志長曰不出正兮言其巧也射則貫兮言其力也四矢反兮巧之中又有巧兮所以詳言其射之臧也兮以禦亂讀靈眷反音戀兮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也使彭生拉幹而殺之

母亂而責子故其辭比俶笱為婉三章皆以猗嗟發嘆歷數莊公之美正見其所不足○或問趙氏制其僕御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也考莊公之立止十五歲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慶父庶兄也其才不在人下叔牙又佐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于其上其得立也蓋齊襄為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莊公而讎齊制母焉則國非其有也安能不俯首帖耳惟母欲之是徇乎哉或曰莊公之受制于母以其

重視此魯國也使公能敝蹝千乘以復讎大義求見正于天子遜國慶父而已去之庶可以有辭于天下雖然當時周天子果能命方伯連率出六師以問齊襄之罪乎慶父君魯叔牙必蹶起而爭之魯難寧有已乎然則爲莊公者誠無計以處此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經通義卷三

詩經通義卷四

吳江朱鶴齡撰

魏

按魏為晉獻公所滅詩皆未滅時作公行公路雖晉官或魏亦嘗有之○儉太過則褊嗇褊嗇之流為好利好利之流為重斂魏風以葛屨始以碩鼠終亦勢使然乎

糾糾音九○郝敬曰糾糾既儆而繚纒之葛屨可以履霜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謂

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音纖揚雄曰摻乃攕字之俗書女手可以縫裳箋女未三月未成為婦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利其事也要音腰之襋音棘之好人服讀如白○傳好人好女手之人范氏曰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服鄭訓整治謂屬著之之○好人提提安詳審諦宛然左辟音避○疏婦至門夫揖而入此好人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佩其象揥注見鄘風陳祥道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蓋有事則為飾無事則佩之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王志長曰禮者上下有章而已矣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為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為刺也詩曰佩其象揥則非士庶以下可知夫管大夫之難為上與晏大夫之難為下其不可立教一也不然儉為美德立國之先務也而何刺焉○朱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即縫裳之女蘇傳婦人既嫁未廟見猶稱女如此解于下章左辟象揥語方順左辟婦入門避夫不敢當尊也象揥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

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襋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為大人則佩其象揥如何作男子之服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音文○蘇傳汾水出于晉其流入魏沮去聲洳音孺言采其莫音暮○菜也陸璣疏莖大如著節節一葉令人纅以取繭緒其味酸而滑子如椿實而紅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讀如央○草木英華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菜也爾雅藚牛脣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郭璞注毛詩傳云水藚也陳啟源曰陸璣疏云藚今澤蕮也葉如車前而大味亦如之郭璞注爾雅不用其說而于蕍蕮下注云今澤蕮是明以陸疏為非矣正義兼存兩說而不置辨呂記朱傳因之嚴緝取郭說辨之甚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疏公路與公行一也變文以韻句爾以其主君路車則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行列則謂之公行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公族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而能勤刺不得禮也疏云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其君子釋文亦作其君子云一本無子字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曲合歌徒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于驕彼人是哉讀如齎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園有棘音基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棘如棗而多刺陸佃曰太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讀于逼反音役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范氏曰罔極言責君無已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首二句一章託賦所由鄭解最迂謬夫桃賤果也家語孔子曰果實有六而桃為下棘小棗也園有桃園有棘亦可用其實以為殽為食與國雖小亦可用其政以為治今彼人不能故中心憂之其曰我士蓋賦詩者士也○嚴緝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羔裘欲其君自

强于政治與園有桃意同葢國無不可為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意也

此與前篇二詩皆刺而所刺之故終不明言鄭氏即以采莫采桑采藚及殺桃食棘為刺儉嗇則失興意矣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音户○爾雅岵山有草木）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尚通）慎旃哉猶來無止（猶傳訓可未詳無止集傳二說俱通）○陟

彼屺音起○爾雅屺山無草木○按毛傳岵屺與爾雅正反疏云傳寫之誤集傳從毛兮瞻望母讀如米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呂記無棄言無棄我而不歸也○陟彼岡兮瞻望兄讀如荒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讀舉里反音几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伐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譜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疏春秋桓四年傳秦師圍魏是秦師數伐之

鄭箋作思其父母兄之戒較朱傳想像思己之言更

有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　疏古一夫百畝今云十畝魏雖削小未必即無舉十畝以喻其陋隘耳張子曰周禮國郛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按二說不同集傳用張說東萊云正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之小豈容尚守古法詩所云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為定數也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疏田中不得有桑此言桑桑者民之所便雖田亦樹之行與子還音旋兮〇十畝之外讀五墜反音義古音考音意云吳棫讀兮桑者泄泄音異兮行與子逝兮　疏還兮相呼而共歸逝兮相呼而共往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疏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非謂民無居宅也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田迫隘故著十畝之

詩

閑閑泄泄毛氏訓往來多人以見國之削小此解未安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其朝思相率歸于農圃語意豁然益本之賴濆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讀徒沿反音田兮寘之河之干讀居焉反音肩兮河水清且漣按魏在晉之南河曲董氏云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潛者則清也毛傳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之清漣解太紆僻故集傳不從然集傳之解亦有未安伐檀河干本即所居以起興耳何必云河水清漣車無所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哉猗同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疏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揚雄傳有田一廛晉灼注謂有宅一廛則其田百畝也按三百廛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其多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爾雅貉子曰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讀如干兮○坎坎伐輻音福○說文輻輪轑謂車讀筆力反音偪

輪中木之直指者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蘇傳水平則流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疏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故為禾秉之數秉猶把也謂刈禾之把數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獸三歲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〇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脣兮河水清且淪爾雅小波為淪丘倫反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音髡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鷂屬〇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呂記伐檀之君子不能進仕悠然于河干已爾國人見君子在此而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積汝未嘗狩獵獸何為來汝獨不見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給者乎此蓋旁觀者之辭

郝敬曰朱子改為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無功受禄之比歟君子之不

素餐正所以刺小人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陸璣疏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孔疏主此說

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音慣女音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王志長曰三歲貫汝而後去以見其非恝也適彼樂土而無擇焉蓋去汝則無往非樂土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言莫肯施德于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嚴緝直猶伸也受抑于此而欲伸于彼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者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貪之甚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豪○張氏曰誰之永號言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長號于爾之土者乎猶有未忍絶者焉此可以見其情也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解頤新語蠶之食葉無時而厭食盡方已喻重斂者莫切于此鼠之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于此

辯說此託碩鼠以刺其有司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唐

叔虞封唐侯其地在晉陽子燮更號晉十七傳為曲沃武公所并唐久更為晉而猶存舊名者以其風俗有陶唐之遺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去聲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陳啟源曰職主也主思其所居之事注疏解本渾成集傳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職字當畧斷歐陽義于次章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則句法尤破碎好去聲樂無荒

良士瞿瞿音句○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讀力制反音厲無已大康職思其外讀如義吳棫讀若志○箋謂國外至四境歐陽義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謂思慮常在事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音桂古音考音蹶云沈約讀○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讀佗侯反音偷古音考音由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思其可憂之事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何楷曰休休爾雅以為儉也樂而不淫不願乎外皆儉意也此瞿瞿蹶蹶之本舊以安閒解之未盡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娛同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序云儉不中禮舉其風俗之舊而言也欲其及時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虞樂下四句是也太儉逼下故欲其自樂樂過恐失之淫故欲其節以禮序說無可疑者特所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朱子謂特以謚得之考謚法小心畏忌曰僖非惡謚也歲暮而始為樂則一歲之中其固陋廢禮者必多矣序所為刺意在此乎朱傳改為民間歲晚行樂之詩說亦可從蓋國

儉示禮其義原通行于上下耳○張氏曰僖公從事儉嗇而不知以禮為國專務于小者而思慮不能及遠故詩人閔之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不念所以自樂然樂不可過甚也于是而思我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凡夫政之所當務與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第而理矣○呂記是詩欲僖公之自娛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荒

無乃大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之縱廣其儉者易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榆也陸璣疏針刺如柘葉如榆為茹美隰有榆嚴緝榆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此榆蓋總言之耳不知指何榆也集傳舉白枌乃榆之一種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呂記力俱反音閭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音考讀去九反音糗疏云許慎正讀如糗今人失其本音○爾雅栲山樗郭璞曰色小白生山中栲

似樗亦似漆俗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詩詁今山閒有木生子如橡栗而無香豁呼如栲平聲亦曰栲棵隰有杻音紐〇一名檍説文梓屬徐鍇曰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名萬歲樹謝眺詩風動萬年枝是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讀如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讀如糗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讀如㺊古音考音剖〇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呂記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葢曰是物也
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所以激
發之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
尤可見嚴緝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
馬將為他人所有欲以覺悟昭公託言何不曳婁馳
驅耳昭公若得其言外之意必瞿瞿然懼汲汲然思

為防患者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琴瑟以為樂哉○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序以為刺昭公可信也特後序不能修道以下語太繁雜耳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辭不直斥昭公託為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為迫切朱子乃以為荅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箜篌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于理亂者而夫子録之乎○郝敬曰朱子辨説

謂此詩之辭非臣子所加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即刺亦豈可乎夫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不得不深切故有雄狐碩鼠之譬而非詈有狂且狡童之呼而非侮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而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鑿鑿集傳訓巉岩貌謂石如鑿成也歐陽義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素衣朱襮音博○嚴緝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素絲也疏釋器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為裏衣其領繡刺為黼色丹朱從子于沃讀鬱博反音握○漢地理志聞喜縣故曲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讀先妙反音嘯從子于鵠讀居號反音告○曲沃邑也疏晉封桓叔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讀一笑反音要

○揚之水白石粼粼何指曰言桓叔篡晉之謀已成如白石在清水中昭然可見所

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也我聞有命讀如民不敢以告人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左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宗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嚴緝考史是時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後序之言過矣又曰時沃有篡晉之謀故此詩設為國人從沃之言以深警之有命言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

也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益反其辭以見意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引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見集傳晉人之心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當作亦既形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椒聊之聊本語助何楷曰按爾雅朹繫梅朻者聊謂繫梅名朹其朻者名聊也朻說文云高木聊即朹之高者郭璞云朹狀如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舊說以聊為語助辭似非文理愚按爾雅朻者聊郭注未詳今姑録其說待考朹音求朻與樛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箋椒性芬香而少實一梂之實蕃衍盈升以興桓叔晋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

言無比

椒聊且音疽遠條且

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將大也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

音掬〇陸佃曰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宋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為匊大于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氏亦言二升曰匊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嚴緝其辭皆言桓叔之强而其意實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惟意主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其之子彼其者外之之辭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傳男女待禮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故借以起興疏綢繆者束薪之狀蘇傳合異姓以

為婚姻如錯取衆新以束之耳益薪之為物釋之則解必綢繆固之而後可望其合也三星按心宿三星似連珠而稍曲中獨明即大火也左傳火出于夏為三月在天讀如吞○始見東方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讀側九反音走三星在隅讀語口反音偶○東南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按解說音蟹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心星直戶今夕何夕見此粲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者讀章與反音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疏昏姻之禮必在仲春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于仲春之月在天謂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户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三章歴言其失以刺之○吕記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户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朱傳解此詩與序意本合葢惟男女失時盍見遂其昏姻者之可樂也三星毛作參十月始見鄭作心三月見東方朱子從鄭而專主建辰之月言之則化前人之拘固矣

毛鄭所説昏期各異呂記亦從鄭惟嚴緝從毛李氏主毛説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而思之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音第○杕特生之杜說文杜甘棠也白者棠赤者杜郭云今杜梨其葉湑湑上聲○湑湑言潤澤獨行踽踽音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音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音次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音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

愈于他人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郝敬曰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為泛泛行道之語乎

呂記杕雖特生而比詩方言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

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葢言公室枝葉凋殘曾杕

杜之不若也二語是反興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也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

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佽助也葢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

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他人之不如我同父

也○東萊益王序說然序首云刺時也未見必刺晉君將為沃并句恐後之講師盃之夫曲沃固晉之同姓族屬猶未遠也其以孽傾宗必欲簒奪之而後已豈其君不能親親之過哉失在旬侯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詩人不當以不能親親為弱主罪若謂曲沃之外别有宗族書傳又無明文朱子作人無兄弟而自傷是矣所云求助于人則不然夫詩已明言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吾

意此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讀言行路之人決無相比相佽之理所以勸人之篤于同氣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溫公書儀注袪今袖口也袂今袖也自我人居居嚴緝自從也言爾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很何楷曰居居古通作倨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倨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顧夢麟曰袪叶起據以就故字遵大路已然且居叶斤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理合○羔裘豹褎同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去聲讀如畜古音考休去聲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疏爾雅注云居居不狎習之惡究究窮極人之惡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大夫于民如此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此詩之情篤摯如此信乎唐風之厚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音許○今櫟樹陸璣音保○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即為苦

曰徐州人謂櫟為杼或又謂之栩陳啟源曰唐之苞栩秦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説詩者不明言兩木嘉祐本草指為一木亦莫辨其非惟詩緝云詩有二柞櫟爾雅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爾雅櫟其實梂秦風之苞櫟是也大全于唐風不引栩杼而引櫟實梂誤甚王事靡盬音古○董氏曰説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

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固訓之按説文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十六里河東正晉地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音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范氏曰曷其有常者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事見左傳

陳啟源曰鄭氏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為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自不應并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為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按綢繆以下四詩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槩判為昭公

詩非也至以鴇羽為追刺昭公尤不然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周禮司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如公之服注鷩謂華蟲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云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按集傳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以得受六命比天子之卿為幸此全用鄭箋疏云鄭以大車詩毳衣如菼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知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云謙也何玄子引典命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晉侯爵出得七命則入為王卿正當得六命此與疏說相反且晉文侯輔平王本侯伯也豈以天子之卿出封者耶不

如子之衣安且燠音郁兮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疏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辯說此詩若非武公所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以為美之是奬

姦誨盜非所以教也○按序本言武公之大夫作此以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駟鐵云爾豈謂編詩者以是為美乎○戴氏曰武公恃其强大既欲假重于周又不肯少屈于周故已不請命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辭傲然與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之但求長安本色耳語意相類呂記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晁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

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沘臣王師復振旦夕誅
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周之衰雖以枝代宗
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大有不安爾仲尼録
之所以見民彛之不可澌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
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
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
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
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

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
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
至此乎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
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又
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
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
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自大夫竊于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鍾惺曰末世天子反為亂臣所

資曹瞞所以終身不廢漢獻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音逝蘇氏曰噬逝通肯適我中心好去聲之曷飲去聲食音嗣之集傳好無叶音未詳○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杕杜特生隂寡人不休息故以為不能求賢之比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風其推誠盡養以來賢也但云刺晉武公則無考朱傳汎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亦通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音廉○本草蘞一名兎荄作藤根如天門冬蔓于野讀如墅○程子曰葛生託于物蘞生依于地以興婦人依君子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蘇傳物在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

夏之日冬之夜（讀如裕）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音據）○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獻公伐驪戎又滅耿滅霍滅魏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又滅下陽滅虢又敗狄于采桑俱見左傳）

張氏曰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年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傷之也至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苓見邶風）采苓首陽（疏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按首山即雷首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之巔（讀典因反音敦古音考音真）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首山之上信有苓矣然今之采者未必于山而人每信之喻事有似而實非）舍（上聲）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苦菜即荼見邶風）采苦首陽之下（讀音戶）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許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葑見邶風）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言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此見呂記集傳止云刺聽讒

呂記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以譖愬不行為遠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苓生隰苦生田野葑生圃今必曰生首陽則駕虛之辭耳故以興讒言之不可信胡得焉言徐察其言從何而得之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葢察其書所由來也輔氏曰進讒者不畏

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一時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以祈于必聽惟審察則無由而進此止讒之法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

按季札觀樂以秦風為夏聲夏者大也大則將有中國夫子葢憂之也春秋録秦僅等吳楚而詩則以秦風次魏唐帝王之都之後其知微也夫○沈守正曰夫子刪書而以秦誓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而以

寺人之令冠知亡秦者寺人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讀如敦一音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阪說文阪山脅也或云即隴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垤讀地一反音○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即日月逝矣之逝音突古音考讀如姪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疏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史記秦自非子封為附庸曾孫仲入為宣王大夫按

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于為秦者亦以此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音鐵孔阜六轡在手疏叔于田兩驂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御人執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故為馬之良也陳祥道曰駟馬八轡詩言六轡者傷馬之決游

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有脅驅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繫于軾前而已所以言六轡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奉謂翼之也翼者驅獸而聚之一處疏傳引冬獻狼等出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其時故謂之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逐禽由左董氏曰五御之法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左腢為上殺舍上聲拔音鈸則獲傳拔矢末也疏以鏃為首故拔為末○遊于北園傳北園園近在國北四牡既閑叶胡田反音玄輶音由車箋輶車驅逆之車疏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鸞鑣和鸞皆鈴也毛云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為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也埤雅鸞鑣異于乘車者驅逆之車尚輕疾故也載獫音險長喙○歇驕短喙○此章朱子解大勝毛鄭

陳啓源曰以輶車載田犬其說始于文選張銑注

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為諸侯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按禮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美仲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篇美襄公故盛稱其田獵園囿序說各有當也

首章言往狩之事次章言方狩之事末章言畢狩而

遊觀之事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兵車駕兩馬者俴音踐收淺短其軫五楘音木梁輈音舟○輈車轅即軏也輈上曲勾衡衡横輈下輈形若屋梁然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恐其易折故束以皮五處因以為飾游環脅驅讀如去又居録反音匊郝音丘○箋游環者靷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傳陰軓也按軓應作軏車軾前曰軏靷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前有靷皮為之鋈音沃續讀辭屢反音芓又如字○詩詁靷所以引車續者續靷端也靷之一端繫于陰板續以環沃白金為飾文茵音因○虎皮褥暢轂讀居護反音故又如字○說文轂輻所湊也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

者兵車長轂駕我騏音其馵音注又之六反音足郝音竹○疏色青黑曰綦馬名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右足白驤左足白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亂我心曲此章古音畧作三換韻以收輈為一韻驅續馵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六帖云通章止兩換韻收輈一也驅音去續音緒馵如字玉音裕曲讀去聲共一韻也郝氏亦作兩換韻而不同收輈驅一也續轂馵玉屋曲皆讀入聲二也按郝氏說覺自然止叶驅馵二字耳驅讀丘本古音○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从卯誤即騂騮之騮是中讀居仍反音蒸○顧炎武曰中字不入韻集傳叶諸仍反非古人之字必有定音非盡字而可叶也若中字止有竹冲竹仲二反或通為仲字古今惟此三音而已集傳于桑中叶諸良反于此篇又叶諸仍反何中字之多音耶

○愚按劉貢父詩話云關中以中為烝據此則朱子之叶亦非無本意者其方音歟騧音瓜驪是驂讀疏簪反音森○箋中中服也驂兩騑也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龍盾之合黃震曰盾狹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須合載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鋈以觼音厥軜音納○疏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驂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于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讀于合反音匼方何為期期歸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傳俴駟四介馬也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正相反集傳從鄭孔羣甚和厹音求矛三隅矛鋈錞音隊讀朱倫反音諄○曲禮注矛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蒙伐疏厖蒙同音雜色也

楯有大小楯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有苑讀如氳○苑文貌虎韔音暢鏤音漏膺疏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何楷曰鏤膺上下皆言弓不應訓為馬當胷帶飾按弟子職執箕膺揭此乃以虎皮為弓室而以金鏤飾其胷也與采芑鉤膺韓奕之鏤膺不同交韔二弓讀姑弘反竹閉緄音衮縢音縢緄以縶之故亦謂之閉○陳祥道曰𩌏以閉之故亦謂之閉可定往來之體無偏反之失矣按弓有閉有韔閉以竹韔以韋閉狀如弓以繩約之然後納之韔中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疏襄公能説以使民故國人忘軍旅之苦而矜夸其車甲婦人無怨曠之憂而閔念其君子詩人序内外之情以美之三章上六句是夸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

此詩集傳備矣首章主言車俴收車軫之制梁輈鈎衡之制游環脅驅御驂之制陰靷鋈續驂馬引車之制也兵車故須暢轂騏馬异者駕車之馬不必齊毫也二章主言馬騏駵中服也騧驪外驂也龍盾所以蔽

車軜控驂之鋈也三章主言兵器厹錞矛之飾蒙伐盾之飾虎韔交韔竹閉緄縢弓之飾與制也郝敬曰詩本託興婦人非必婦人自作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按葭菼蒹葭萑葦諸名皆見詩而難别郭璞云蒹萑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葭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蘆嚴緝辨之甚詳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

宛在水中坻(音遲)○蒹葭采采(讀如泚)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讀音以○疏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序說與詩不附毛鄭太泥周禮永叔諸家推衍愈覺紆回頼濱云襄公不知以周禮治其國故告之曰有賢者于是不遠也胡不求與為治哉此近之

周自平王東遷襄公父子畧取岐豐之地頓以攻戰

爲威其氣肅殺文武成康之禮教蕩然矣周之遺民思見周之子孫而不可得故有所謂伊人之思焉溯游從之言逆流求之而甚遠則將順流而東以求之非道遠莫至者也宛在中央思之切也郝仲輿曰周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一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得國思昔太和景象不可復見故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焉喜與余合并録之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李氏曰終南山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何有程子曰終南高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有條傳條槄也疏釋木云槄山榎榎槚同郭璞云今之山楸有梅讀莫悲反音迷○傳梅枏集韻或作楠皮葉似豫章宋祁云即交讓木也朱傳于此獨無解豈以為摽梅之梅歟君子至止錦鄭云素錦衣狐狐白皮裘叶渠之反音其顏如渥丹箋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讀將黎反音齋○呂記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辭也○終南何有有紀傳紀基也集傳云山之廉隅有堂爾雅山如堂者曰畢傳堂畢道平如堂也君子至止黻揚旭曰古黼黻作巾弫形巾象斧取其斷弫象兩弓相背取其辨集注兩弓相背俗誤作已讀為戊已之已非是弓不成字無音可讀衣繡裳言衣裳而繡以黻也

其實散在衆不在衣佩玉將將音鏘壽考不忘欲其不忘王命亦戒勸之辭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義史記平王賜襄公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遺民而有之地至岐蓋周之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終襄公之世不能有之但嘗以兵一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有岐豐也朱子曰襄公雖未能逺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補傳周地雖有王命時尚爲戎有序云戒勸者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按終南山在今西安府跨岐豐之地詩云君子至止謂至終南山下則此詩殆作于畧有岐豐之日乎○世儒謂平王不宜以岐豐之地與秦考其時犬戎弑幽王取宗周非關東一二諸侯力所能制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也平王既不能背申侯以令諸侯又安能率諸侯以伐犬戎惟秦與戎世為讎敵勢不得不假手于秦以靖戎難然襄公有功爵之使列于諸侯可也賜以岐西之地則祖宗興王之

基一旦拱手授人何以令天下岐西賜而岐東即豐鎬也史云文公伐戎敗之岐以東獻之周秦即獻之平王能撫而有之乎周不能有其地亦必折入于秦此周之所以不復振而秦遂有代興之勢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左傳注黃鳥往來得所傷三良之不然）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讀如聿）惴惴其慄（箋國人臨視其壙皆為之惴慄）彼蒼者天（讀如吞）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音尖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拑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事見左傳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

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按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三良之殉穆公命之罪其不能革西戎之俗也史記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益三良之殉穆公命之故左氏太史公皆以罪穆公也

王志長曰詩序哀三良也曰哀則不必有譏之之意矣王粲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訾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若康公能為魏顆不從亂命則三良其何以死乎君子是以深尤康公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音聿)彼晨風(讀如分○鸇也陸璣疏鸇似鷂青黄色燕頷勾喙因風飛急疾擊羣鳥食之)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音歷叶歷各反音洛○陸璣云柞櫟柞即櫟也一名栩一名皁斗)隰有六駮(音駁○疏王肅云六者據所見而言陸璣疏駮梓榆也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名古今注木如豫章皮多蘚駮蘇傳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唐棣)隰有樹檖(釋文音遂○樹檖言成樹之檖陸璣云山梨一名赤羅子文木實似梨可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待士有禮則賢者歸之否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為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之也詩主賢者見棄而言故曰忘我

呂記此詩亦如權輿之意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

不能終也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君子是指賢者辭旨甚明朱子謂此詩是婦人念其君子豈君子必婦人始得稱其夫乎又謚以戾虐之歌戾虐事出風俗通不當引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讀步謀反音裒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讎同左傳怨耦曰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應從鄭箋作襗褻衣也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不指刺何君箋以為刺康公也左傳康公屢伐晉戰令狐河曲又與楚人滅庸是好攻戰也

朱子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等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急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于此見矣

蘇傳此詩傷今之無恩于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

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襄公承王命伐戎此詩詠之以刺康公之好戰亦通

首二句興也從毛傳三言王于興師者王肅云疾其君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為王興師是也周室覆于西戎岐豐之地雖屬秦矣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同儕相謂之言如此欲其君之上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此豐城朱氏說曰與子同仇者戎弑幽王殺秦仲乃臣子百世必報之讎也毛傳解序意不明朱子謂

序與詩不協故集傳但以秦俗樂于戰鬬言之

無衣三章章五句 朱子說見集傳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嚴緝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詩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念母之意溢于言外 何以贈之瓊瑰音媯 玉佩 讀蒲眉反音皮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

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

疏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夙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朱子疑我見舅氏以下又一手所為按序云即位者謂晉文公即位而康公思前事也若康公即位文公卒已七年矣不應至是始作詩也今從集傳康公為世子送舅時作

三百篇無齊桓晉文之詩卻附見衛秦二國于衛風錄木瓜以表桓公存亡繼絶之功于秦風錄渭陽以示文公没後秦晉不當兵爭累世

渭陽二章章四句 呂記朱傳皆引南軒張氏説當删

於我乎夏屋渠渠 毛云夏大也鄭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陳啟源曰鄭説本爾雅釋言文王肅以屋為屋宇孔氏疏云下皆言飲食此不得獨言房屋其説得之楊用修駁王肅以為夏屋即大俎引閟宮詩大房為證甚合古義今也每食無餘于 音吁 嗟乎不承權輿 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輿車底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 讀已有反音九 ○黍稷稻粱

今也每食不飽讀補茍反音裹古音考浮上聲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公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毛鄭以來皆以四乎字各自為句葢乎與餘輿叶韻故也

詩經通義卷四